

热历史

《茶经》里的上党人参

姜惠源

《茶经》是中国茶文化的开山之作，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、最完整、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。讲述了茶的起源，制茶的器具，茶的烹制，饮茶的风俗，历代茶事，茶叶产地等。我们还在《茶经》中读到了人参，正如畅游牡丹园时忽然嗅到了一株茉莉，典雅清新，别有风情。

《茶经·一之源》中写道：采不时，造不精，杂以卉莽，饮之成疾。茶为累也，亦犹人参。上者生上党，中者生百济、新罗，下者生高丽。有生泽州、易州、幽州、檀州者，为药无效。况非此者，设服芥苳，使六疾不瘳。知人参为累，则茶累尽矣。

这段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茶叶采摘的时机不对，或茶叶的制作不够精良，里面掺有野草败叶等杂质，饮后便会生病。茶的品质差异之大，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及作用就像人参一样。上党出产的人参品质最佳，百济、新罗的人参品质居中，高丽出产的人参品质最差，而泽州、易州、幽州、檀州等地出产的人参则完全没有药效。如果服用类似人参的芥苳，对疾病根本不起作用。如果知道了劣质人参的危害，饮用劣质茶的危害也就不言而喻了。这段话虽不长，信息量却是很大的。

人参在中唐时代应该是人人熟知的药材。

《茶经》的作者陆羽是中唐人，长期生活在南方，和佛家有很深的渊源，这也是他写《茶经》的原因。他在《茶经》开篇信手拈来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人参，并说“知人参为累，则茶累尽矣”。由此可见，唐人对人参是很熟悉的，不是达官贵人，也不是专家学者，而是普罗大众都很熟悉，因此陆羽在《茶经》中对人参的论述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。也就是说，这里说的人参就是人参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。有些人提出，上党人参不是五加皮科的人参，而是桔梗科的“党参”。更有学者出来宣扬中国古代的人参指的就是桔梗科的“党参”，这里显然有悖于古人的认知。

早在西汉时，史游撰蒙学读物《急就篇》，已明确区分了参与桔梗。宋代医学家苏颂所著《本草图经》中收录药材图像，有潞州人参、威胜军人参、滁州人参、兖州人参等。潞州人参与今天人参一致，潞州人参“多于深山中，背近阴湿处”，又称“鬼盖”，也与今天人参吻合。而陆羽在《茶经》中讲得很明确，生于上党的人参和生于百济、新罗、高丽的人参是一样的，这是天下人的共识，不是哪个人的研究成果。

唐人韩翃有《送客之潞府》：“官柳青青匹马嘶，回风暮雨入铜鞮。佳期别在春山里，应是人

参五叶齐”。这明确说明“五叶齐”的人参，就是五加皮科的人参，而非今日之党参。《隋书·五行志》中讲了一个故事，虽然玄幻，却从一个侧面证明上党人参就是人参。“高祖时，上党有人宅后，每夜闻人呼，求之不得。去宅一里许，但见人一本，枝叶峻茂，故掘去之，其根五尺余，具人体状，呼声遂绝。”

到清代时，吴仪洛撰写的《本草从新》谓：“按古本草云：参须上党者佳，今真党参久已难得，肆中所卖党参种类甚多，皆不堪用，唯防风党参性味和平，根有狮子盘头者真，硬纹者伪也。”此处所说的真党参系指产于上党的五加皮科人参，而后人用其他形态类似的药材伪充上党人参，其功效已不尽相同。其中形似防风，根有狮子盘头的一类，性味平和，有很好的药效，就被定名为“党参”。从此，“上党人参”的“党参”就成了另一种中药材的名字，这也许就是所谓的“真作假时假亦真”吧！

上党人参是天下最好的人参。“上者生上党，中者生百济、新罗，下者生高丽。”陆羽不是上党人，似乎也未到过上党，没必要为上党人参做广告，他只是拿天下人的共识和茶叶作类比。“上者生上党”应该是当时天下人之共识，传说口含一枚上党人参，疾走三五里，仍气息自如，不含则大喘。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，大医学家陶弘景在《本草经集注》中就写过“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”，上党人参“形长而黄”“润实而甘”；百济人参“形细而坚白”“气味薄于上党者”；高丽人“形大虚软”“不及百济，并不及上党者”。苏轼《人参》诗中说“上党天下脊，辽东真井底。玄泉倾海腴，白露洒天醴。”上党人参和辽东人参的质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甚至辽东人参简直就是“井底”。

然而，不是所有生于上党的人参都是好人参。上党历代划界不定，秦汉时最大，包括山西长治、晋城全境，临汾、晋中一部，以及河北邯郸、武安一部。这么大的地方不是处处都有好人参，就算一直被划为上党的潞州、泽州也不是。“有生泽州、易州、幽州、檀州者，为药无效。”泽州也属于上党，生在泽州的人参却毫无药效。

哪里的人参才是上品呢？比《茶经》作者陆羽稍晚一些的诗人周繇，为好友段成式弄到一根上党人参：“人形上品传方志，我得真真自紫团”，他说他得到的这根人参来自紫团山。《开宝本草》说“潞州太行山所出，谓之紫团参”。宋人罗愿《尔雅翼》卷七“参”条也说“其潞州太行山所出者，谓之‘紫团参’”。同是宋代的《太平寰宇记》载有“上党县紫团山出人参”。《山西通志·物产·潞安府》亦载：“人参产壶关紫团山者，为‘紫团参’”。

看来好人参应该出自紫团山。

紫团山在何处？就是现在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县城东南150里和河南省林州市搭界的地方，因山顶常有紫气缭绕，故名紫团山。《石勒别传》记载，后赵主石勒年轻时以贩卖人参为业，他把野生人参种到自家院内“初勒家园中生人参，葩茂甚”。紫团山的人参在魏晋南北朝时，是撑得起一个产业的，很多人都依靠人参养家糊口，发家致富。人参产业让后赵主石勒在上党冉冉升起，而后世开创开元天宝盛世的唐玄宗又龙潜上党，也被人和人参关联起来，附会龙兴之地必有“王气所钟”，有“王气”处自有“人参”，遂有“得人参者得天下”之说。

而后清代崛起，更是离不开辽东人参，此说更盛。清人阮葵生在《茶余客话》中写道：“今上党久无贡矣，自辽阳以东，山林中皆有之，盖地气所钟，岂偶然哉”。似乎是上党的地气跑到了辽东，人参也跑到了辽东，遂有大清兴起于辽东。

紫团山的人参真的跑到辽东去了吗？当然不是。那紫团山的人参哪里去了？让人们采完了！

物以稀为贵。紫团参越来越贵说明越来越少。魏晋南北朝时，上党年贡人参达“上者十斤，下者五十斤”。到唐代，每年加起来才二三百两。明初，上党人参资源已渐枯竭，因此才有明太祖“人参得之甚艰”的慨叹。到明万历年间，李时珍写《本草纲目》时已是“今所用者皆是辽参”。明末清初，卢之颐的《本草乘雅半偈》“若上党(人参)则绝无矣”。

到了清初，上党人参已基本绝迹，连皇帝也吃不到了，乾隆皇帝不无遗憾地写道：“奥壤区产神草，三椹五叶近常伦。即今上党成凡卉，自惜天公保异珍。”《嘉庆重修一统志·潞安府·山川》写道：“紫团山……旧产人参，名紫团参。今无。”《山西通志》也说：“昔产紫团参，今绝。”昔日的“异珍”已成“凡卉”，不禁令人唏嘘慨叹！

上党人参资源枯竭，究其原因无非两点，一是过度开采，因为人参对环境要求高，繁殖难，生长慢。一亩半两的人参，在合适的环境中需自然生长50年。而历代过量挖掘，自然越挖越少。二是常贡伤民，民则害参。民众负担过重，故意破坏参园。李时珍曾说“（潞州）民以人参为地方害，不复采取”。明代人粟应宏也说：“由东峰入，屏山遮地，即为参园，已垦为田久矣”。今人常对贡品引以为傲，而当时人们却将其当成大害，这也许就是过犹不及吧。

也许有一天，人参还会回到紫团山，还会重回上党，毕竟这里曾是“王气所钟”之地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
（映像）

古事汇

颜之推痛改积习

季云

颜之推，何人也？他是“家训鼻祖”《颜氏家训》的作者。

颜之推，南北朝至隋朝时人，生于士族官僚之家，自幼好学，博览群书，是“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”。他曾仕于四朝，屡经世变，但能以一介儒生，保持家业不坠，究其根本原因，是颜家一向严谨缜密的门风家教使然。

颜之推九岁时，他的父亲去世了，从此家道中衰，人口凋敝。慈爱的兄长抚养他长大，历尽了千辛万苦。但兄长对颜之推只有慈爱而没有威严，对他的督导不够严厉。

年少的颜之推虽然也读了《周礼》、习了礼仪，写一手辞情并茂的文章，但因为常与世俗之人交往，受到了一些不好的熏染，渐渐地轻狂放纵，信口开河，且不注重容貌的整洁庄重。

直到十八九岁时，颜之推才在长辈的提点下幡然醒悟，懂得要磨砺自己的操行。

从这时开始，他很注意言谈举止方面的自我约束，自二十岁后，大的过失就很少犯了，因为颜之推常常会将要信口开河时，心里就警觉起来，努力加以节制。那时的他，夜晚能够觉察到白天的错误，今天也会追悔

昨天的过失，但一想起小时候没有得到严格的管教，以致到了这种地步，他就追悔不已。但习惯已成自然，他感觉难以彻底改掉过去的不良习惯，时不时会陷入情感和理智的矛盾中，这样的感受常常折磨着青年颜之推。这种感受，绝不仅仅是把古书上的告诫读一读看一看就能体会得到的。这种感受，让他刻骨铭心，促使颜之推在晚年写成《颜氏家训》。他要把自己一生的经验和心得，系统地整理出来，留给后世子孙，希望颜氏家族以此整顿门风，给后人以借鉴。

这段心路历程，颜之推把它写在了《颜氏家训》的序言里。颜之推自我磨砺的成长故事，也给今天的人们一个有益的启示：

启蒙阶段，在教育孩子“孝于亲”“能温席”，“悌于长”“能让梨”的同时，家长也应有慈有严，严肃家风，让孩子的好习惯在严格规范下养成。试想，如果颜之推的兄长再严格严厉一些，青年时期的颜之推就不用花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在痛改积习上，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折磨，不会有那么多的反复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若颜之推没有那样的经历，或许，今天的我们就读不到被誉为“篇篇药石、言言龟鉴”的“千古家训规范”《颜氏家训》了。（《北京晚报》）

文史拾零

虞美人洛阳化山救民

社仁

宜阳花果山森林公园主峰岳顶山，有两个更动听的名字“虞山”和“美人山”。这不但是因为山形酷似美人仰卧，更因为有着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：

中远古时代，洪水猛涨，野兽出没，多种自然灾害不断袭击着人类。

舜领导下的虞氏部落在蒲坂（今山西永济一带）开展了一场疏河治水改造自然的运动，历经数年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使蒲坂一带粮食连年丰收，人民安居乐业。为了拯救其他地区的灾民，舜便将自己的儿女分派到全国各地，帮助人们向大自然进军。

舜的女儿“虞美人”遵父命来到豫西，同人民一道顽强地与洪水猛兽搏斗，日夜奋战，不辞劳苦。猛兽被制服了，但洪水却因洛河河道尚未疏通而继续四处泛滥，危害人民。

九月九日这天。河水突然暴涨，河堤决口。虞美人带领人们搬石运土堵决口，但因水流太猛，决口越冲越大。人们的生命财产

危在旦夕，正当虞美人焦急万分的时候，空中突然传来“虞山、虞山”的呼叫，随着叫声从西北方向飘来一条七彩彩带，飘飘荡荡落在虞美人的手中，上写：河不通，虞成山。虞美人知道了这是父王舍女救民的最后一招。

低头看狂奔的洪水，倾耳听万民的哭声，虞美人面向西北父王所在的方向深施一礼。

之后，在乡亲们那满含热泪的目光中毅然走向洪流，横身仰躺在决口之上。虞美人突然变成了一块巨石，眨眼间长成一道高高的山梁，堵住了决口，挡住了洪流。洪水返回河道，冲破了未疏通的地段，一泻千里注入黄河。

洪水被征服了，乡亲们得救了，虞美人却永远地躺在了这里。她秀发披垂，乳房丰挺，翘首仰天，气势雄峻。

为了纪念这位大义舍身的女英雄，人们便把这座山亲切地称为“虞山”和“美人山”，并在虞山顶上立庙设香，年年供奉，直到现在。（《洛阳晚报》）